

——它們每日繞著世界飛行，將所見所聞據實以報——

斯特凡交給星一包花籽及花苗。

他笑說：「去吧，小星。把它們種在繁星上。」

女孩兒點點頭，將花苗放入圍裙的碎花大兜中，晃著大裙擺轉身往崖口移動。繁星位於浪湧之上，兩人同居的書塔背抵汪洋，位於座標高丘上，再往深處步行百呎便是陡峭崖壁與闊廣深洋。

這一日陽光相當愜意，或許暖意不足，卻清澈地照亮了繁星每一個小角落。星在高丘漫步，她腳踩的坡地岩塊散露，僅有零零散散的幾簇濱苦菜點綴裂地，被海風吹得委縮的矮花低垂，像掛在粗布毛呢上的黃色鈕粒。

不如斯特凡為她精心打造的花園那樣溼潤肥沃，此地乾燥貧瘠，毫無遮蔭，僅有一片曠野、遠洋與無窮盡天空。

星懷疑有任何植物能在此生根發芽，點亮整座高陵。

假如確實可以生長，她希望述時花不要長得太高、太密，以免遮去了遠望無邊的海天一色。來自天空的星之子喜歡頭頂空無一物，只消微微抬眼便能見到最珍愛的天空。

她也珍愛植物。述時似乎同樣如此，這讓她十分意外，他不像會照顧植物的人，可那段無意窺探到的記憶卻暗啞地道出一段真相。

那雙手曾無情擊碎過數字，使永眠不期而至；也曾悉心延緩倒數，推遲死亡到來。

因為他不和數字生物交友，只好與植物交好嗎？星不禁微微垂首，在她理解中，斯特凡是良善的，艾米莉亞是良善的，喜歡植物的人也鐵定是良善的；然而逆位的管理人與這形容差距甚遠。

星攏緊斗篷，坐上一塊乾淨巨石，眺望海面思考。她凝視海天交會處的迷霧繚繞，想著、猜著，直到一抹從霧氣中陡然竄出的黑影引起注意。

黑影小小的，若不是星之子視力極佳，或許會將之視為錯覺。它移動得十分平穩，軌跡頗有規律，她辨識出那是某種鳥兒。

她望著鳥兒拍動翅翼，輕盈地在明亮天色中飛翔，黑羽被日光打出彩虹色彩。接著，星起身，挺直腰桿，往後退開幾步，離開海風不息的崖口。

女孩抬起左臂，佇立原地。片刻的等待以後，於射落的光束中，伴隨一陣鹹風、一團羽毛、一段記憶，渾身漆黑的烏鴉落在星的手臂，深色的爪子輕輕巧巧攀緊了。



有過數面之緣的獨眼烏鴉抬起腦袋瓜與星面面相覷，嘎嘎嘎地叫出聲音。

星偏偏頭，「我們不能去，你走吧。口袋有幾顆核桃，烏鴉可以帶一點離開。」她細聲說。小小的客人張開嘴喙，鳥嘴開開闔闔，似乎又說了什麼，聲音被颼颼的海風淹沒，難以辨明。

「不可以，斯特凡必須烤蛋糕。我們和青穹負責人有約，正在準備下午茶。」女孩溫和答覆，柔軟的小臉面向烏鴉僅存的眼：「而星，要種述時。」

這回答彷彿造成了某種迴響，烏鴉激動地撲騰翅膀，小爪子在女孩的纖細手臂上下跳動，抖落一地鳥毛。

可星讀不懂鳥言鳥語。「想吃蛋糕？」她困惑地側過頭端詳鳥兒神情時，餘光瞥見大兜內花苗，頓時靈機一動。

「烏鴉，要一起種嗎？這些述時？」

奇異的訪客以長長一聲怪叫回應，背向懸崖盤旋著飛起，投下一道曖昧不清的陰影。

